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二回 寄遠鄉百姓被金兵 柳壤村楊么夢神女

話說燕青、公孫勝，拜辭了羅真人。公孫勝邀請燕青到自己小房中，即使道童收拾了幾種蔬菜，又打了幾角素酒，不一時安排好了，與燕青對酌。燕青只將羅真人這些言語在心上細細推求。因對公孫勝說道：「真人這些天機，俱已問明了然。只是說大宋不能保守汴京，若是大宋已絕，奸臣隨滅，說我弟兄異日復聚，不知與誰為仇？只這句話，方才不曾問明。」公孫勝道：「這種天機，本師曾與愚兄說來。當日本師入定多時，到了出定，我便問入定許久必有見聞。本師道：『因朝見上帝，適值當今徽宗欲求長生，做了一分醮事，有表上達天庭。符官不敢進呈上帝，命我呈送御前聖覽。不期表內有「吃苦吃虧」，誤寫了小「吃」字，諸神奏責其不敬之罪。上帝原其心，必非有意，因准增其壽數；又查他國運，使他父子去國三千餘里，准其罪愆以應劫數。』彼時愚兄聽了，忙問道：『上帝既定了宋徽宗父子罪案，則天下非復大宋，不知將來又是何姓？』本師道：『他的國運尚久，雖失汴京，亦不就亡。』今本師說後來劫數，報應循環，在此時也。」燕青聽了方覺快暢。到了次日，因真人昨日已命他下山，便不敢復見，遂要起身。公孫勝亦遵師命，遂一同下山。便一路閒行緩走，各自留心。行了數日。

一日，正行得饑渴間，只見前面一帶垂楊，淡黃半吐，高低村舍，傍水依山。二人見了不勝心喜，忙走入村來。果見村中風景，只覺與他處不同。遂尋了一個潔淨酒店中走入。主人便來引他二人到一窗下，用手推開，一時滿堂俱明。將酒菜放下，二人舉杯對酌。因見窗外溪湖明淨，竹筠清幽，滿心歡喜，飲了半晌。爭奈燕青只將往事重提，不由得彼此不感傷一番。

忽抬頭，見溪湖那邊有個婦人，在那裡不勝啼哭。二人見了，心知有異，暗暗吃驚。忙立起身，打發了酒錢，急忙趕到湖邊。再一看時，只見那婦人，懷藏著兩個嬰孩，在那裡兒啼母哭。二人看明，燕青近前去問道：「你這婦人，為甚向水這般啼哭？莫非有甚冤苦，要做短見麼？」那婦人見有人問，只得含淚說道：「小婦人不幸前月坐產，生下這兩個冤家，被丈夫埋怨。因受氣不過，只得將他抱來，要拋棄水中淹死。走便走了來，卻又一時割捨不得，故在此痛哭。」燕青聽了，驚問道：「敢是這兩個孩子，不是你丈夫親生的麼？」婦人聽了，只得說道：「怎麼不是親生的！卻有個緣故，只因生這兩個孽障時，有兩團黑氣衝滾入房，一陣昏迷腹痛，不一個時辰，前後生了下來。誰知黑氣未散，在滿房中旋滾，忽然衝出火煙。我丈夫忙叫失火，我只得將這兩個孩子抱出，不一時，將這幾間草屋燒得乾淨，便埋怨他命不好。又不期自從生下，只晝夜啼哭；睡在竹筐內，常有人看見出怪相。人便指說是妖魔，日後養大，必要妨害爹娘。我丈夫一發不喜歡，便要弄死他，是我不肯，只與我合氣。也只說他啼哭有個了時，誰知已過滿月，只啼哭得日夜不停，連我也厭煩起來。今早又惹了丈夫的氣，故此一徑抱來，要將他倆丟入溪中。卻又見他倆五官俱足，聲音洪亮，不像是個妖魔。因想起懷胎苦楚，指望日後靠他。若將他淹死，便是無望，不得不哭；又見他一遞一聲的，又不得不恨。一時正在兩難，不期二位走來，便俱不哭了。」公孫勝聽了，暗暗驚喜，上前說道：「我是二仙山紫虛觀羅真人的弟子，有傳授真言，已曉得該遇著你母子三人。你今抱他過來，我將真言與他懺悔一番，包管他從今家去，再不哭了。」那婦人聽了，不勝歡喜，遂走近身來。公孫勝用手在這兩個孩子頭頂上撫摩，說道：

燒茅屋，出母腹，思念生前三十六。真人已說妙機關，洞庭可作梁山築。算來該是十八變，紛紛攘攘中原逐。公孫劫數未消清，多卻一人做頭目。逞豪強，冤可復，消劫功成尊武穆。我今說破去成人，莫似前番晝夜哭。

公孫勝念完，只見這兩個孩子，啞然啼笑，一時手脚俱動。那婦人見了不勝歡喜，連忙拜謝。此時燕青只看著兩個孩子，欲言不能，欲泣又止，只得忍著，問道：「那一個是先出母胎？」婦人指著左邊的道：「這個是先養的，就叫他妖兒，那個就是魔兒。」燕青又問道：「你丈夫叫什麼？這是什麼所在？」婦人道：「我這裡是河東境內，地名寄遠鄉。我丈夫是養奎剛，我母家姓柳。不期今日有緣，遇了師父，止了孩子啼哭，不致淹死，恩德無窮。我家離此不遠，請二位到家，叫我丈夫拜謝，款待一齋。」燕青、公孫勝已曉得妖兒是宋公明，魔兒是盧俊義，俱各改頭換面，托生在此。公孫勝見燕青只看得癡癡呆呆，因說道：「你我萬幸，已得真人指明，須去各尋歸著，休得在此停留。」因對婦人道：「我二人有事遠去，改日來吧。」那婦人又拜謝了一番，歡歡喜喜而去。

公孫勝同燕青又行了一日，方灑淚分手。果然在數者，豈能長久。二人過不半年，早已托生，以完前案不題。

只說這婦人，抱了這兩個孩子，千歡萬喜回家，與丈夫細細說知。養奎剛果見不似前番哭鬧，夫妻無話，撫養下去。

真是光陰迅速，歲月如流，不覺早已過了四五個年頭。不期這年金兵突入內地，將西北一帶地方人人逃避。你道為甚緣故？原來去年三月朔，徽宗視朝，受諸官朝賀畢，因說道：「朕自數年來，邦家多故。幸賴卿等謀略，昔日招撫了宋江等，削平三寇，征服大遼，社稷得以粗安。但邇來外消內乏，家國空虛，每憂不足。不知卿等有甚高見，佐朕理財，以舒國用否？」諸臣聽了，俱默然莫對。只見司空童貫執簡出班，伏地奏道：「陛下言及於此，實欲富國強兵，而為英主，是社稷之幸也。臣有愚見，伏乞聽納。」徽宗見是童貫進言，不勝歡喜，道：「賢卿妙論，必是高人。賜卿平身，可細細奏來。」童貫謝恩起身奏道：「國家患財不足，須求大綱大本，則財自裕。昔日太祖定鼎汴京，弛張西北；太宗繼武，削剪東南；真宗北伐，直逼契丹，不意為王欽若忌功罷兵，許契丹請盟，定主和議，約為弟兄，遂解兵歸；仁宗仁柔有餘，契丹悔盟，遂議婚納幣；英宗好儒，只圖苟安；神宗誤信安石；哲宗追貶正人，以致契丹日強，自稱大遼，累年徵索，歲歲納輸四十萬，致使家國空乏；實起於直宗，相沿至今。臣言大綱大本，莫若平遼。平遼，則得我國之金銀，仍歸我國。年無輸納，則不富而自富，財不充而自充矣。不知陛下以為何如？」徽宗聽了，又驚又喜了半晌。因說道：「賢卿妙論，實有經濟。但朕思昔日宋江等驍勇伐遼，亦只受遼輸服而已。今宋江死後，邇來侵擾，依舊納幣。卿言平遼，誠恐匪易，不知卿曾有主見麼？」童貫又奏道：「昔日宋江等不盡滅遼者，是恐敵國盡，良臣亡也，這是宋江賊腸。今臣實有平遼之策。今女真每受大遼侵害，陛下假臣一旅之師，由登萊下海，暗與女真定盟，出其不意，共滅大遼，伸彼宿憤，必感我恩。陛下再以恩威結之，則西北一帶盡歸陛下，當一統山河，世世安如盤石矣。」徽宗聽了，便以目視蔡京、高俅、楊戩道：「爾等認為何如？」三人齊聲諛奏道：「童貫妙計，自能建立大功。機不可失，乞陛下准其請。」徽宗大喜，遂以童貫為大元帥，高俅為副帥，蔡攸為贊理參軍，剋日出師。時有朝散郎宋昭力諫道：「遼不可伐，女真不可結。異日女真必敗盟，為國家之患。」徽宗不聽。

不日，旨意下來，誰敢不遵。童貫即一面點選兵將糧草，不日齊備，然後辭朝。從登萊下海，與女真暗結，從大遼腹背後殺來。探馬報入幽州，即遣人迎戰，果是勢大難敵。遼主知不可守，遂同蕭氏出奔，女真與童貫遂得幽州。女真乘勝盡得遼地及西北一帶。遂背初約，奪童貫、高俅兵權，將宋兵編入隊伍，不許一騎南歸，便自稱帝，國號大金。

一日，對童貫、高俅、蔡攸說道：「金有功於宋，共滅大遼。我今將高俅當質，放汝二人回南，傳與宋主，酬金大功，便將幽州一帶地方交還大宋，金自歸本國。你二人回去，可能主持麼？」二人極力應承道：「若蒙金主放我二人回南，必勸當今竭盡庫藏，來贖幽州。」金主大喜，遂遣二人南歸。這些消息早已傳遍汴京。蔡京見兒子失陷，十分著急，已憂鬱而死。不一日，童貫、蔡攸來朝，將金主之言奏聞。徽宗見奏，驚喜相半，遂集群臣會議。只得議至百萬，來見金主。金主不悅道：「往年宋納遼為定例，今將遼地歸宋，豈止得六十（百）萬而已。」遂不肯允。童貫又一力主持，遂搜刮民間富戶，得一百六十萬，納與金主。金主受納，遂將幽州城中子女玉帛、官職富庶盡皆遷徙，止留空城退還了宋朝，放回高俅。高俅回到半路而死。

金主已蓄大志，又見天象有徵，次年舉兵入內，遂議納金主一百四十萬為定例，方才退兵。宋朝臣子皆歸怨童貫，童貫不勝懼罪而死。楊戩一時孤立，亦不久身亡。

只這番變動，各處皆有盜賊作亂，漸漸亂到寄遠鄉來。養奎剛只得領著鞠氏，抱了兩個孩子各處逃難。一日與眾躲避在樹林

中，忽被一隊亂兵趕入，逢人便殺。眾人見了，一時父南子北，棄的棄，逃的逃。這養奎剛夫妻四人正在一處，忽被兵馬趕到面前，一時魂膽俱消，急忙逃奔。鞠氏手快，只搶了妖兒逃走。眾兵便搶包裹，各拴馱上馬而去。內中一個老兵，見有孩子在地上哭泣，便用手拎他起來一看，見他生的紅白，因想了一想，夾著孩子翻身上馬而去。這鞠氏抱著妖兒，同著一起婦人逃奔，不期被人緊緊追來。鞠氏十分心慌，手中又抱著孩子，百分吃力，又見追兵漸近，到了此時怎顧得兒女，只得硬著心腸將妖兒丟在田埂邊，轉身往斜刺裡逃躲而去。

這妖兒忽被母親丟下，見有幾騎馬潑風也似趕來，便不敢哭，忙將身子伏在岸側，緊閉雙目。耳中只聽得馬蹄撲刺刺奔走過去。他便氣也不喘。伏了多時，才立起身，只坐著，要等個人來。直等到日落也沒人走。漸到更深，方才心慌，又想起爹娘，便自哭泣。哭了半晌，忽見前面月影下，有三四個人走來。見有孩子哭泣，因說道：「這孩子失散了爹娘，晚間在此怎得存活？」便立住問道：「你家住在那裡？」妖兒道：「我也不知什麼地方。」眾人又問道：「你父母在那裡去了？」妖兒道：「我也不知走到那裡去了。只被人衝趕，娘將我丟在這裡。」說罷便自哭泣。內中有個說道：「這空野夜深，狐狸野猿俱要出來迷蠱人。這孩子怎禁得起？不如我做好事，帶他到前面有人家的所在，與人收留，使他爹娘日後找尋去。」便用手來扶，妖兒即便立起。那人見他只有四五歲模樣，遂背馱上肩，隨眾人走了多時，那幾個俱是近處鄉人，各自分散。

這人又背走了多時，方走入一個村中。要尋人家借宿，誰知村中俱被亂兵殘破，並沒有人在內。連看幾家，俱是一般。只得走進一家，將孩子放落在地，卸下包裹，取出些乾糧，與孩子同吃，又去尋些亂草與孩子同睡。幸喜這孩子跌倒便睡著，因想到：「我帶他來要尋人托寄，誰知無人可托。若是依舊將他棄下餓死，豈是我方才帶他來的念頭；若要帶他同行，一時路遠，又值此離亂之時，如何走得？」因想了半晌道：「他今不知父母家鄉，我今無子，不如收留家去，做個兒子也好。」想定了主意，便自睡著。天明起來，將這孩子細看，卻生得唇紅齒白，面圓口方，不勝歡喜道：「此子日後必有些造化。」遂推醒了他，同吃了些乾糧，將他依舊背馱，取了包裹。自此一路藏藏躲躲，到了兵馬不到之處，才敢放心慢行。

遂一路往南，到了通水之處，又僱船而行。不一月間，早到了湖廣岳陽府上岸。帶了孩子、包裹，出城十四五里，到柳壤村來。正走間，有個熟識人見了，拱手道：「楊得星回來了麼？去了幾年，倒生了兒子回來，卻是恭喜！」楊得星見是鄰右，忙拱手道：「久別老兄，多應納福，可曉得家下平安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宅上平安，只是近聞北方亂信，尊嫂卻是記念。」楊得星遂別過到家。一時夫妻見面，不勝歡喜，又說出這孩子的緣故，勞氏聽了大喜。因問這孩子道：「你今年幾歲，叫什麼？」妖兒道：「我今年四歲半，人說是有妖氣，就叫是妖兒。」楊得星聽了，笑道：「我一路倒不曾問你名字。怎好好一個人，有甚妖氣。我今另叫你一個好名。」妖兒道：「舊名聽慣，新名卻聽不慣。」勞氏道：「他是北方生長，性子直，只索由他罷了。」楊得星道：「既收留了來家，明日大了，也不便寫出個『妖』字來。」因想了半晌道：「他既聽不慣新名，不如將『妖』字改了『孤么一點紅』的『么』字吧。我今無子，得他一點『孤么』也是好的，只叫他楊么罷！」遂使他拜了自己，又拜了勞氏。楊么只嘻笑拜完，遂同入內。這楊得星一向在北生理，這年因亂收拾了本錢來家，家中盡可溫飽，不知不覺過了三四年頭。

這年楊么已是八歲。終日好頑好動，同著村中一般大的孩子結伴打伙，劈竹做了弓矢，又削木做了刀槍。不在屋後，便去山僻處，同眾孩子作廝鬥耍子。他又恃強出尖用力，眾孩子俱讓三分。楊么對眾說道：「我們本村不好欺負本村，莫若尋別村人放對，較些輸贏。若同我較贏了回來，便取些果點來賞賜你們。」眾孩子聽了俱各歡喜。便先著幾個去說知，別村中的孩子便也在那裡準備，到山僻中處來，與柳壤村孩子不是上前抱腰撲，便是擺了隊伍作戰鬥。這邊打輸了，遲一日定去報復；那裡輸了，也要來尋人出氣。時常吵打在一處。村中人見了，便也來看他們賭鬥耍子。因見楊么出尖跳躍，眾人俱喝采他，已非一次。

一日，頑到一個古廟裡來。頑了半晌，楊么覺得一時困倦，便對眾孩子說道：「我這會有些身子困倦，你們在外去頑，我在這廟中睡一覺兒，再同你們頑。」眾孩子便自出去，楊么見旁邊有堆亂草，只伏倒便睡。

不期才睡下，便有人來扯他道：「娘娘請你去說話，可同我來。」楊么即起身跟走，忽抬頭見一位鳳冠帔服娘娘坐在上面。楊么見了，慌忙下禮。那娘娘忙使侍女來攙扶，因說道：「爾小子生前忠義，今上帝又賜汝托生，以完宿孽。我如今授汝神技神勇，以合天心。」遂叫侍女賜茶。楊么接來，見茶內有一赤紅小囊，便一口吃嚥下肚。才吃下去，不覺滿腹中骨碌碌亂響，渾身上筋骨皮膚瀑漲得酸疼難忍。楊么只攢眉閉眼，不敢聲張。過了半晌，方才平復。娘娘即使旁立十八位將軍教授楊么武藝，又使人入內取出一桿九尺長的大棍來，遞與楊么。楊么見棍重大，不敢來接。娘娘笑道：「這棍賜你，上有天機，日後自然曉得。」楊么方敢接來，覺得甚輕，遂教他使得純熟。楊么正歡喜間，忽外面有人來報導：「上帝遣武曲星臨凡，著娘娘領去。今日今時降生河南湯陰縣岳家為子，已送出天門來也。」娘娘即立起身，眾將簇擁而去，楊么不勝驚奇。不期這棍子在手中連連跳動，衝起空中，楊么見了大驚，突然驚醒。坐在草上細細思想夢中的事，說話事情俱想不起，只記得這些武藝並棍法，便驚驚喜立起身來。往神座中一看，卻見上面坐著的這位女神，倒分明就是夢中的一般，不勝歡喜，忙趴在地上磕頭，暗祝道：「蒙娘娘傳授武藝，異日楊么得了好處，定當重整廟宇，再塑金身。」拜完起來，外面孩子俱來扯他去頑。回到空處，將夢中武藝使出來，看得眾孩子稱奇叫好：「你往日沒有這些本事，怎麼今日這般了得起來？」楊么含笑道：「你們今日既曉得我有本事，如今須不怕人，明日可去叫那些孩子來，讓我逐個打翻他。」遂各自回家。楊么在爹媽面前絕不說出。

到了次日，已約了別村的孩子來，與柳壤村孩子打鬥。卻被楊么趕上，直打得五花迸裂，個個逃奔。也有打腫了嘴的，也有打青了臉的，俱哭哭啼啼，奔回家去告訴父母。父母見兒子被打得恁般嘴臉，俱氣忿忿的趕來，有的向楊么身上打來，有的在楊么頭上擊栗暴，一時嚷罵，俱圍住不放。楊么只笑了一笑，道：「趕人不要趕上，欺人不要過火。我今不動手，是讓你們年尊，面上不好衝撞。若再沒道理，也就莫怪！」眾人聽了一發惱怒，喝罵道：「你這個吃飯不知饑飽的，倒會說大話，怪不得恃強打壞了人家兒子！我且欺你個過火。你有甚本事？終不然打了我們！」說罷便一齊打擊。楊么勃然大怒，便掄開小拳，踢著小腿，只向人腰肋下、肚腹上唧唧溜溜，指東打西，神出鬼沒打來。這楊么逞神技，打倒鄉人。那些眾人一時被楊么拳打腳踢，實招架不住，俱跌跌倒倒。遂又氣又惱，只躲閃著嚷罵，便有的驚奇稱贊。這本村的孩子看見大人趕來打罵楊么，恐怕連累，俱奔回家去，便有的去報知楊得星。楊得星聽了，連忙趕來。見楊么還在那裡行兇，便喝道：「楊么不得無禮！」楊么正打得熱鬧，忽聽見父親來喝，忙住手立在一邊。眾人便來告訴楊得星，打傷了人家兒子，今又打壞了大人；有的稱贊不但有力，只腳起拳落，實是有人傳授，明日大了，便了他不得。楊么在旁說道：「父親不要信他，只有大人欺負孩子，那裡有孩子倒欺負大人！」楊得星又喝住了他，忙向眾人陪罪。眾人看他面上，各自散歸。

楊得星夫婦究問楊么本事何處學來，楊么只得將夢中神授緣故說出。二人聽了，俱暗暗歡喜。卻恐他在外生事，便商議要送他學中去拘束他。只因這一送，有分教：

道長皆由否泰，陽春應是復來。